

學海軼聞趣事

(十二)

● 李梅山

平民教育家晏陽初

時間最長 空間最廣

晏陽初是全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在古今中外教育家中是從事教育時間最長、空間最廣的一位。

晏陽初原籍四川省巴中縣，一八九三年生。父親是塾師，兼行中醫以濟鄉鄰。母吳氏，持家勤儉，教子嚴明，時常告誡孩子們要善於約束自己，遇事不可任性。晏陽初五歲入學，啟蒙老師就是他的父親。在父親的指導下，他熟讀了「四書」、「五經」，尤其對「民為貴，君為輕」等民本思想銘記甚深。他非常喜歡父親常書寫的一幅聯語：

「胸無塊壘心常泰，
腹有詩書氣自雄。」

一九〇三年，晏陽初在長兄陪同下到保寧府進入洋教士辦的西學堂就讀。結業後應聘到成都一中任英文教師。後來又應外籍傳教士史文軒之請，到成都輔仁學社任副主任。史文軒看到晏陽

初德才兼備，志存高遠，於是建議與資助他到香港念大學，繼續深造。

一九二二年，晏陽初來到了人地生疏的香港。他先進入聖德芬學校補修一個時期的高中課程。同年九月，香港大學舉行招生考試，晏陽初毅然報名。結果，他考了第一，校長索特特地召見他，向他祝賀，并告訴他可得到英皇獎學金一千六百元，這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晏陽初在香港大學政治系修習三年以後，學業有了長足的進步。適有友人來函介紹他到美國去深造。晏陽初乃於一九一六年赴美，入耶魯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學。當時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塔夫脫卸職後正在耶魯講授憲法與法律課程，晏陽初得以親炙門下。容閔之孫與康有為之侄也是晏的同班好友。

一九一七年冬，晏陽初當選為耶魯大學華人協會會長。當時，美國社會充斥著排華情緒，晏陽初深受刺激。

雖然他的功課很忙，但還經常抽閱移民法和美僑資料，探尋公理，而且參加演講，譴責美國的排華政策。後來他認識到，抗議只是治標，自

強才是謀求真正平等的正確道路。在美華人吃虧在缺乏教育，智能無由發展。要謀國家強盛，當從提高人民的智能做起。這種感受激動著晏陽初為平民服務，為平民獻身，成了他一生從事平民教育的契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英國和法國政府為了解決人力缺乏問題，從中國招募了十五萬華工分批運到法國戰場。華工抵達後，由於文化背景和語言的隔閡，常與軍方發生衝突，結果是華工吃虧。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北美基督教青年會於是號召中國留美學生到法國戰場去當翻譯，為華工服務。

當時，晏陽初的大學本科學業即將結束，乃乘搭一艘美國軍艦，踏上艱險的路程，於一九一八年六月抵達法國北部的布朗。

在法國，晏陽初經常和華工們在一起活動，主要是擔任翻譯或代華工寫家書。在接觸中，他跟華工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發現他們大都勤勞勇敢，品德優良，並不是天生愚笨、粗魯，只因貧困缺乏教育而不識字。於是他從中文字典和國內寄來的報紙雜誌中，選取若干常用詞語，編

成一本華工識字教材，鼓勵華工們前來學習，效果很好。後來一百多名中國留學生陸續到法，都仿效晏陽初的做法，於是在法華工識字班紛紛建立起來。

此外，晏陽初還為華工們創辦了「華工周報」，并注意將愛國情緒注入工作中。由於「華工周報」帶有濃厚的民族意識，英法軍方時加阻撓，甚至勒令停刊。晏陽初巧與周旋，刊行不輟。在華工教育中，晏陽初進一步認識到，世間最寶貴的資源不是金礦、銀礦，而是「腦礦」。他下定決心，立下了回國後不做官、不發財、不為上層士大夫效力，一心為最貧窮的文盲同胞服務（開發「腦礦」）的志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九一九年秋，晏陽初由法回美，在普林頓大學繼續深造，一年後完成學業，便於一九二〇年七月由美回國。他先在北京發起組織「大眾教育聯合會」，一九二二年又着手以長沙、煙台、嘉興作為華中、華北和華東的代表進行平民教育實驗，興辦平民學校，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當時毛澤東亦應聘為長沙平民學校教師。

一九二三年，在社會各界人士的贊助下，晏陽初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先後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華南等地開展義務掃盲活動。

一九二六年起，晏陽初又和一批有志鄉村建設的知名人士如陳筑山、孫伏園、熊佛西等，深入河北定縣推行平民教育，開展「實驗縣」工作，歷時十一年。

晏陽初本著「與平民打成一片」、「解除苦力之苦，開發苦力之力」的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醫治農民中存在的「愚、貧、貧、弱、私」四大弊病。他領導的「平教會」在定縣進行了一系列革新的實驗工作。

追隨晏陽初的志士都放棄了城市的舒適生活與高官厚祿，先後來到定縣，最多時工作人員超過五百名，「博士下鄉」一時傳為美談。晏陽初特請同仁陳筑山為從四面八方前來參加工作的同道作了一首辭情并茂、激動人心的「同志歌」，其詞曰：

「茫茫海宇尋同志，歷盡了風塵，結合了同仁。共事業，勵精神，并肩作長城，力惡不出己，一心為平民，奮鬥與犧牲，務把文盲掃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齊見光明。青天無片雲，愈努力愈起勁，勇往向前程。飛渡了黃河，踏過了崑崙，喚醒舊幫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這歌詞配上流行的「蘇武牧羊」曲，豪放深沉，極具鼓舞作用。

晏陽初與同仁進行的定縣實驗，對當時中國農村建設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影響及於全國至海外，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當時，定縣形成了平民教育網，多數農民脫掉了「文盲帽」，全縣建成縣、鄉、村三級衛生保健網，衛生普及，天花等傳染病消滅；通過生計教育，農產品種改良，防治病蟲害與信貸運銷合作得到普及，農民收入有相當提高；鄉民的民族意識得到普及，農

民收入有相當提高了鄉民的民族意識、團體意識也有提高。

一九二八年，晏陽初應邀赴美國講學。經過十個月的奔走呼號，募捐得五十萬美元，翌年回國，聘請了幾十位專家到各地鄉村工作，先後在湖南、貴州和四川辦起「實驗縣」。

一九四〇年，「平教會」搬遷到四川北碚歇馬場。在無比艱難的條件下，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致力於培養鄉村建設人才。辦學經費全靠晏陽初沿門托鉢，以從事鄉村建設的實績引起國內外有識人士的支持關注而解囊相助。

一九四三年五月，晏陽初在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四百周年紀念大會上，被國際學術界選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他與愛因斯坦、杜威、福特、萊特等十人一同接受表揚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晏陽初把平民教育運動推向世界。鑒於他在美國朝野的影響日益廣泛，一九四六年三月，杜魯門約見晏陽初，晏陳述了平民教育的重要性，杜魯門極感興趣。後來，在晏的倡導和直接參與下，「國際平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在美國成立。

一九四七年八月，晏陽初應邀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巴黎研討會，作了題為「平民教育與國際了解」講演，強調愚、窮、弱、私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有如此苦難。會後，晏陽初被聯合國文教組織聘為特別顧問。

一九五〇年以後，晏陽初受聘擔任國際平民

教育運動委員會主席，致力於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一九五一年，他建立了國際農村建設委員會，提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號，向國際社會發出「幫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消除貧窮、文盲和愚昧」的呼籲。

一九六七年，在晏陽初的主持下，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在菲律賓的開維特省希朗鎮建成，它成了全世界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運動的中心，肩負著實踐、研究、人材培訓和國際推廣的諸項任務。建院以來已為亞非拉第三世界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材。同時，還幫助印度、泰國、加納和一些中美、南美國家建立了鄉村教育組織。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也派人前往受訓。現在，晏陽初在卸任第一任院長職務後，仍任學院董事長，為全世界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工作辛勤工作。

裴文中教授二三事

猿人頭骨一鳴驚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裴文中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掘了中國猿人的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揭開了人類學研究史上新的一頁，把人類歷史推前了四、五十萬年。這一發現，震驚了世界，使他一舉成了知名人物。

但隨着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猿人頭蓋骨的失蹤，裴文中也像斷線的風箏一樣，不知所蹤。筆者想就所知的情況，提供給廣大讀者。

裴文中於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河北省豐南縣小集區紀名莊。他的父親裴廷樞是清末的秀才，任過教員，當過校長。他贊成民主革命。晚年提倡「平民教育」，從事掃盲工作。裴文中在父親影響下，從小就喜歡新事物，樂於接受新思想。

一九二二年，他離家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二三年轉入本科地質系學習。在學習期間，他生活是十分艱苦的，父親去世以後，他生活無着落。雖有同學譚廷英幫助，也只能靠半工半讀來堅持學習。他一邊上課，一邊替別人整理稿件，有時也向報刊投稿，賺點稿費餬口，他也曾到孔德學校教課，利用晚上時間到「東方時報」去當校對。這樣，每月可得些錢，勉強解決了吃飯問題。生活艱苦磨練了他的意志。在學校，他不僅攻讀地質專業的必修課，還經常去聽著名文科教師的課。魯迅在北大講「中國小說史略」，他就堂堂去聽，從不缺席。這就為他打下了堅實的文學基礎。在軍閥混戰的一九二四年，他寫了「戎馬聲中」，為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呼喊。這篇文章曾得到魯迅的高度評價，認為這是「鄉土文學」的一種。

一九二七年，他從北京大學畢業了。翁文灝先生介紹他到地質調查所工作，他被派到周口店幫助進行古生物化石的挖掘。他是在實際工作中學習的。在挖掘中遇到了堅硬的石層，即使崩炸都不見效，而且裏面動物骨骼化石也很稀少。這時很多人都已撤離，只留下他與少量人繼續挖掘。北京郊區的十一月，寒風凜冽，但他仍熱情地

堅持著。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終於發掘了中國猿人的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他真是欣喜萬分，如獲至寶。他用自己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單包裹著這個珍貴的頭蓋骨，冒著嚴寒，把它護送到北京城。此後，他又在周口店發現了猿人打制的石器 and 大量用火的證據，這些都給古人類學研究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科學資料。

一九三五年，他受法國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權威步日耶教授的邀請，到法國深造。

剛到法國時，他只會講英語，很快就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兩年後，他獲得了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

疾惡如仇視死如歸

回國後，他一心想用學到的知識報效祖國，但蘆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者踐踏著我們的國土，地質調查所停止了工作，他也無法從事研究了。

抗戰期間，他奉命留守北平，在新生代研究室，照顧為我國古生物研究開路的美國科學家葛利普。日本人追問中國猿人的下落，他說不知道。於是日本人就扣了他的「居住證」，不許他外出。當時他在師範大學地質系任教。在講課時講到東北，就說遼河流域或東三省，而不提「滿洲國」。他不承認日偽政權。他的這種態度得罪了日本人。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日本憲兵跳牆進入裴家，把裴文中推進一輛黑色的車裡帶走了，同時抄走了他在師大講課的全部講義。

在日本憲兵隊裡，敵人對他施行殘酷的審訊，追問他：爲什麼不講「滿洲國」？中國猿人的頭蓋骨到哪裡去了？文中或說不知道，或閉口不說。在一次逼訊中，他在忍無可忍時竟還手打了日本人，日本憲兵就在他腦門上寫了準備槍斃的「王」字。他毫不畏懼。在此期間，他曾托人吩咐妻子替他辦後事。

一天，一個審訊他的日本人宣判說：「因爲你抗日，已判了你十五年徒刑。」還問他：服不服？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文中回答說：「太輕了！照你們的說法，我應該槍斃！」接著又氣憤地說：「徒刑就徒刑，槍斃就槍斃，何必囉嗦！」那個日本人又籠絡地說：「你把日本人看錯了。我們日本人大大地好。現在放你回去，你今後還抗日不抗日？」文中回答說：「要我不抗日，有一個條件，就是日本人統統退回你們國內去。日本人佔了中國的地方，殺害中國老百姓，是中國人就要抗日！」又問：「你承認不承認滿洲國？」文中回答：「我是研究地質和考古的。是研究成萬年、成億年以前的事。那時候什麼國也沒有。」日本人無奈，只好揮手叫手下的人把他釋放。臨出獄時，文中要找被日本人搜去的皮帶，沒找到，便氣憤地說：「你們日本人把中國人的好東西搶去了成千上萬，要我這破皮帶作什麼用！」

在日本鬼子面前，他沒有屈服，表現出一個中國人的骨氣。

出獄後，爲保護札查諾爾的化石，他又與日本人周旋，鬥智。當時一個叫遠藤隆次的日本人

——也是中國地質學會的會員，逼他一起到札查諾爾發掘。文中爲保護第四紀的地層，到現場轉了一圈，就說範圍太大，發掘費工費時，不能挖。當時爲了對付日本人，只在新石器時代的地層中，挖些陶片、細石器和魚骨。日本投降後，他又親自去東北，把這些東西帶回了地質調查所。

斐文中一生從事舊石器考古學、第四紀哺乳動物學、第四紀地層學的研究。完成學術論文和各種學術專著一百五十多篇。爲了科學事業，他嘔心瀝血，奮鬥了一生。他無比熱愛自己的工作，可以說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要經常在野外考察。餐風露宿，異常艱苦。但他以苦爲樂，樂在其中。

大陸易權後，他受著名學者鄭振鐸教授之聘請，擔任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一九七九年又被任命爲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當成「反動學術權威」批鬥，他妻子舒令漪是北京七十七中校長，也被送到幹校去「勞動改造」，他一人家裡，常常是吃兩個燒餅當一頓飯。有時爐子滅了，連開水也沒得喝。

「四人幫」垮台後，他精神煥發

一九八〇年九月，他東渡日本去講學。指出日本舊石器文化的淵源是在中國，引起國內外考古學界的熱烈反響。在日本他聽說我們丟失的中國猿人頭蓋骨有了線索，很是激動，一九四一年

前，這個頭蓋骨一直鎖在協和醫學院解剖系的保險櫃裡。

抗戰期間，爲保險起見，經翁文灝先生同意，決定把它運到美國去。可是當箱子運出去時，發生了珍珠港事件，聽說美國來接運的船隻還未到秦皇島，就被炸沉了。於是兩個裝著頭蓋骨和其他化石的箱子，也就下落不明了。幾十年來，他一直在尋找它。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斐文中給美國「羅氏基金會」寫一封信說：「一九八〇年九月在日本，聽日本人講，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倉庫裡發現有兩個木箱子，很像那兩個箱子。希望你們資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在世的時間不長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找到這東西，歸還我們的國家。」「羅氏基金會」復信同意資助。但中國研究所考慮到他是步履艱難，就沒讓他去。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他患腦血栓，不幸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斐文中一生幾經坎坷，但他始終追求真理，爲我國的古生物研究事業，奮鬥不息；因此，得到了許多榮譽。

一九五七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他名譽會員稱號；一九七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史前學和原史協會推選他爲名譽常務理事；一九八二年，國際第四紀研究聯合會推選他爲榮譽會員。

北京猿人頭骨失蹤

來自世界各地的近百位人類學家最近聚集在北京周口店這塊古人類發祥地，紀念「北京猿人」第一顆頭蓋骨發現六十週年。然而，這顆價值連城的頭蓋骨今在何處？迄今卻是一個難解之謎。

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國學者裴文中在北京城西南五十公里的小山村周口店掘得一顆完整的六十萬年前的猿人頭蓋骨後，近六十年來，經國內外數以百計的科學家的辛勤勞動，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共發現了六顆頭蓋骨化石。

據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人類學權威人士吳汝康、吳新智、張森水等介紹，除了一九六六年發掘的那顆頭蓋骨（現被鎖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所的保險櫃中）外，包括第一顆頭蓋骨在內的另外五顆頭蓋骨迄今下落不明。

不知所終的五顆頭蓋骨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這段時間裡發現的。當時發掘計劃是根據中國地質調查所與美國人辦的北平協和醫院關於合作研究華北地質堆積物協議書進行的，經費由美國提供。依照協議，採集到的一切標本歸中國地質調查所所有，不准帶出中國國境。

「七、七」事變後，發掘工作停了下來，一九四一年春天，日本軍隊即將佔領北平，研究工作的主持人、猶太人魏頓瑞欲把化石帶到美國自然博物館繼續進行研究。但由於中美協議的限制，他未能如願，只帶走了一套模型。

一九四一年九月，戰局更趨嚴峻，中國地質

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留守處負責人裴文中電告重慶的翁文灝所長，請示如何保管這些化石。翁覆電示：可以交給美國人先保管，待抗戰勝利後再運回來。裴文中即與美國駐華使館聯繫，但美使館久久未予答覆。十一月初，重慶示電北平可交給協和醫院，由他們轉交給美國海軍陸戰隊運往美國。

今天還健在的見證人胡承志回憶，他當時是新生代室的技工。珍珠港事件前的兩星期，他把五顆頭蓋骨裝在兩個白木箱子裡，由中國工友運到協和醫院的F樓。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化石由此也就失去了下落。

據權威人士分析，頭蓋骨的下落有如下四種可能：

一，裝箱以後，轉到了美國運輸艦上，這艘軍艦在秦皇島附近被日軍炸沉。

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附近被日軍俘虜後，化石被日本士兵當作一錢不值的骨頭丟棄了。

三，美國人把化石運到了美國某個地方。

四，美海軍陸戰隊將化石藏在天津某個地方。

四十多年來「海內外熱心人士提供了不少線索，但多屬捕風捉影，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在這些線索中較引人注目目的有幾宗，例舉如下：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組組長李濟代表中國政府去日本盟軍總部接受被日本掠去的中國文物。他曾打回電報稱在日本帝國大學看到了化石；但是第二天他又打回

電報說看到的只是模型，不是真正的「北京猿人」頭蓋骨。

一九七〇年年底，美國「紐約時報」突然刊出一位名叫威廉姆的神經科醫生的廣告，聲稱他掌握三個關於「北京猿人」下落的線索：

一，存放在天津一友人家中。

二，存放在天津法國人開辦的巴斯德研究所裡。

三，藏在天津瑞士人開辦的伯利洋行中。

根據這些線索，天津市公安局成立了一個「絕密案件」專案組調查此事。

不久，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和古人類所的配合下，天津市公安局通過大量調查，否定了這些線索，但也留下了一個尾巴：伯利洋行設在北京的總行在一九四九年曾進行過一次走私活動。古人類所的張森水教授當時寫了一個報告呈郭沫若院長，要求對此進行深入的調查。但是由於某些原因，這封信一直未能送到郭沫若手中。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寫過一本「血淚斑斑救協和」的小冊子，裡面曾稱「北京人」根本沒有運出中國。但由於這位作者迄今下落不明，他所提供的線索也就中斷了。

七十年代初，美國希臘後裔基金會代表團參觀周口店。代表團中的一位名叫杰諾斯的銀行家允諾在國外懸賞五十萬美元尋找「北京猿人」。

在這之後，美國有人聲稱找到了這兩隻木箱。但經專家看過他寄來的照片，認為這些「化石」是模型而已。

兩年前，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位人

類學教授聲稱獲得了線索：美海軍陸戰隊把頭蓋骨存放在天津一家瑞士人的倉庫裡。但由於這座倉庫今天已變成了一所衛生學校的操場，從而亦無法依此線索查尋。同時，這位美國教授至今也沒有披露線索的來源。

一九八〇年，吳新智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訪

問，該校一位教授說「北京猿人」在他那裡。吳新智打開那人收藏的木箱，發現裡面有人頭骨和大腿骨，但卻不是「北京猿人」。

一九八五年以後，瑞士的一個基金會負責人邦迪曾答應幫助中國尋找「北京猿人」。他曾多次來中國，也曾在國外廣泛地尋找過，但終無結

果。

但無論如何，斐文中是第一個發掘了中國猿人頭蓋骨的人，對世界人類學研究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人民為紀念他的功績，現在又決定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周口店，讓他永遠伴著他的事業安息吧！



① 第一個發掘中國猿人頭蓋骨的斐文中。

② 晏陽初（左）與史學家周谷城晤談時留影。

